

## 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

辛神邕 唐燕士 郭鄴 李全質 沈恭禮 牛生 韋齊休

辛神邕

平盧從事御史辛神邕，太和五年冬，以前白水尉調集於京師。時有傭者劉萬金，與家僮自勤，同室而居。自勤病數月，將死。一日，萬金他出，自勤偃於塌。忽有一人，紫衣危冠廣袂，貌枯形瘠，巨准修髯，自門而入。自塌前，謂自勤曰：「汝強起，疾當間矣。」於是扶自勤負壁而坐。先是室之東垣下，有食案，列數器。紫衣人探袖中，出一掬物，狀若稻實而色青，即以十數粒置食器中，謂自勤曰：「吾非人間人，今奉命召萬金，萬金當食而死。食爾勿泄吾言，不然，則禍及矣。」言訖遂去。是日，萬金歸，臉赤而喘，且曰：「我以腹虛熱上，殆不可治。」即變其器而食，食且盡，自勤疾愈，萬金果卒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唐燕士

晉昌唐燕士，好讀書，隱於九華山。常日晚，天雨霽，燕士步月上山。夜既深，有群狼擁其道，不得歸。懼既甚，遂匿於深林中。俄有白衣丈夫，戴紗巾，貌孤俊，年近五十，循澗而來。吟步自若。佇立且久，乃吟曰：「澗水潺潺聲不絕，溪壠茫茫野花發。自去自來人不歸，長時唯對空山月。」燕士常好為七言詩，頗稱於時人。聞此驚歎，將與之言，未及而沒。明日，燕士歸，以貌問裡人，有識者曰：「是吳氏子，舉進士，善為詩。卒數年矣。」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郭鄴

郭鄴罷櫟陽縣尉，久不得調，窮居京華，困甚。舂饗間，常有二物，如猿覆，衣青碧，出入寢興，無不相逐。凡欲舉意求索，必與鄴俱往。所造詣，如礙枳棘。親友見之，俱若仇隙，或厭之以符術。或避之於山林，數年竟莫能絕。一夕，忽來告別，云：「某等承君厄運，不相別者久，今則候曉而行，無復至矣。」鄴既喜其去，遂問所詣，云：「世路如某者甚多，但人不見耳，今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，將往散之。」鄴曰：「彼之聚斂豐盈，何以遽散？」云：「先得計於安品子矣。」曉鼓忽鳴，遂失所在。鄴既興盥櫛，便覺愁憤開豁。試詣親友，無不改觀相接。未旬，見宰相面白，遂除通事舍人。鄴有表弟張生者，為金吾衛佐，交遊皆豪俠，少年好奇，聞之，未信之也。知勝業王氏隸左軍，自是常往伺之。王氏性儉約，所費未常過分。家有妓樂，端麗者至多，外之袷服冶容，造次莫回其意。一日，與賓朋過鳴珂曲，有婦人靚妝立於門首，王生駐馬遲留，喜動顏色，因召同列者，置酒為歡，張生預焉。訪之，即安品子之弟也。品子善歌，是日歌數曲，王生悉以金彩贈之，眾皆訝其廣費。自此輿輦資貨，日輪其門。未經數年，遂至貧賈耳。（出《劇談錄》）

李全質

隴西李全質，少在沂州。嘗一日欲大蹴鞠，味爽之交，假寐於沂州城橫門東庭前。忽有一衣紫衣，首戴圓笠，直造其前，曰：「奉追。」全質曰：「何人相追？」紫衣人曰：「非某之追，別人來奉追也。」須臾，一綠衣人來，曰：「奉追。」其言忽遽，勢不可遏。全質曰：「公莫有所須否？」綠衣人曰：「奉命令追，敢言其所須？」紫衣人謂綠衣人曰：「不用追。」以手麾出橫門，紫衣人承問謂全質曰：「適蒙問所須，豈不能終諾乎？」全質曰：「所須何物？」答曰：「犀佩帶一條耳。」全質曰：「唯。」言畢失所在，主者報蹴鞠，遂令畫犀帶。日晚，具酒脯，並紙錢佩帶，於橫門外焚之。是夜，全質才寐，即見戴圓笠紫衣人來拜謝曰：「蒙賜佩帶，慚愧之至，無以奉答。然公平生水厄，但危困處，某則必至焉。」洎太和歲初大水，全質已為太平軍裨將，兼監察。有切務，自中都抵梁郡城，西走百歇橋二十里，水深而冰薄。素不諳委，程命峻速，片刻不可駐。行從等面如死灰，信轡委命而行。才三數十步，有一人後來，大呼之曰：「勿過彼而來此！吾知其徑，安而且捷。」全質荷之，反轡而從焉。才不三里，止泥濘，而曾無尺寸之阻，得達本土。以物酬其人，人固讓不取，固與之，答曰：「若仗我而來，則或不讓；今因我而行，亦何所苦？」終不肯受，全質意其鮮焉，乃益（「益」原作「緩」，據明鈔本改。）之。須臾復來，已失所在。卻思其人，衣紫衣，戴圓笠，豈非橫門之人歟？開成初，衛命入關，回宿壽安縣。夜未央而情迫，時復昏晦，不得已而出逆旅，三數里而大雨，回亦不可。須臾，馬旁見一人，全質詰之：「誰歟？」對曰：「郵牒者。」更於馬前行，寸步不可睹。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導之，或曰樹。或曰椿，或曰險，或曰培塿，或曰窮，全質皆得免咎。久而至三泉驛，憩焉。才下馬，訪郵牒者欲酬之，已不見矣。問從者，形狀衣服，固紫衣而首戴笠，復非橫門之人歟？會昌壬戌歲，濟陰大水，谷神子與全質同舟。訝全質何懼水之甚，詢其由，全質乃語此。又云，本性無懼水，紫衣屢有應，故兢慄之轉切也。（出《博異記》）

沈恭禮

閩鄉縣主簿沈恭禮，太和中，攝湖城尉。離閩鄉日，小疾。暮至湖城，堂前臥。忽有人繞床數匝，意謂從行廳吏雷忠順，恭禮問之，對曰：「非雷忠順，李忠義也。」問曰：「何得來此？」對曰：「某本江淮人，因饑寒傭於人，前月至此縣，卒於逆旅。然饑寒甚，今投君，祈一食，兼丐一小帽，可乎？」恭禮許之，曰：「遣我何處送與汝？」對曰：「來暮，遣驛中廳子張朝來取。」語畢，立於堂之西楹。恭禮起坐，忠義進曰：「君初止此，更有事，輒敢裨補。」恭禮曰：「可。」遂言：「此廳人居多不安。少間，有一女子，年可十七八，強來參謁。名曰蜜陀僧。君慎不可與之言。或托是縣尹家人，或假四鄰為附，輒不可交言。言則中此物矣。」忠義語畢，卻立西楹未定，堂東果有一女子，峨鬢垂鬟，肌膚悅澤，微笑轉盼，謂恭禮曰：「秋室寂寥，蛩啼夜月。更深風動，梧葉墮階。如何罪責，（明鈔本「罪責」作「自責」）羈囚如此耶？」恭禮不動。又曰：「珍簾床空，明月滿室，不飲美酒，虛稱少年。」恭禮又不顧。又吟曰：「黃帝上天時，鼎湖元在茲。七十二玉女，化作黃金芝。」恭禮又不顧，遂巡而去。忠義又進曰：「此物已去，少間，東廊下有敬寡婦、王家阿嫂。雖不敢同蜜陀僧，然亦不得與語。」少頃果有一女郎，自東廡下，衣白衣，簪白簪，手整披袍，回命曰：「王家阿嫂，何不出來？」俄然有曳紅裙，紫袖銀帔而來，步庭月數匝，卻立於東廡下。忠義又進曰：「此兩物已去，可高枕矣。少間，縱有他媚來，亦不足畏也。」忠義辭去，恭禮止之：「為我更駐，候怪物盡即去。」忠義應諾。而四更已，有一物，長二丈餘，手持三數觸鬚，若躍丸者。漸近廳簷，忠義謂恭禮曰：「可以枕擊之。」應聲而擊，暴然而中手，墮下觸鬚。俯身撿之，忠義跳下，以棒亂毆，出門而去。恭禮連呼忠義，不復見，而東方已明。與從者具語之，遂令其食及市帽。次聽其言，

曰：「某本巫人也。近者假食為廳吏，具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義。」恭禮便付帽子及盤殮等去。其夜，夢李忠義辭謝曰：「蜜陀僧大須防備，猶二三年奉擾耳。」言畢而去。恭禮兩月在湖城，夜夜蜜陀僧來，終不敢對；後即歸闕鄉，即隔夜而至，然終亦不能為患；半年（「年」原作「夜」，據明鈔本改）後，或三夜五夜一來；一年餘，方漸稀。有僧令斷肉及葷辛，此後更不復來矣。（出《博異志》）

#### 牛生

牛生自河東赴舉，行至華州，去三十里，宿一村店。其日，雪甚，令主人造湯餅。昏時，有一人窮寒，衣服藍縷，亦來投店。牛生見而念之，要與同食。此人曰：「某窮寒，不辦得錢。今朝已空腹行百餘里矣。」遂食四五碗，便臥於床前地上，其聲如牛。至五更，此人至牛生床前曰：「請公略至門外，有事要言之。」連催出門，曰：「某非人，冥使耳。深愧昨夜一餐，今有少相報。公為置三幅紙及筆硯來。」牛生與之，此人令牛生遠立，自坐樹下，袖中抽一卷書，牒（明鈔本牒作檢）之。看數張，即書兩行，如此三度訖。求紙封之，書云第一封，第二封，第三封。謂牛生曰：「公若遇災難危篤不可免者。即焚香以次開之視。若或可免，即不須開。」言訖，行數步不見矣。牛生緘置書囊中，不甚信也。及至京，止客戶坊，饑貧甚，絕食。忽憶此書，故開第一封，題云：「可於菩提寺門前坐。」自客戶坊至菩提寺，可三十餘里。饑困，且雨雪，乘驢而往，自辰至鼓聲欲絕方至寺門。坐未定，有一僧自寺內出，叱牛生曰：「雨雪如此，君為何人而至此？若凍死，豈不見累耶？」牛生曰：「某是舉人，至此值夜，略借寺門前一宿，明日自去耳。」僧曰：「不知是秀才，可止貧道院也。」既入，僧仍為設火具食。會語久之，曰：「賢宗晉陽長官，與秀才遠近。牛生曰：」是叔父也。「僧乃取晉陽手書，令識之，皆不謬。僧喜曰：」晉陽常寄錢三千貫文在此，絕不復來取。某年老，一朝溘至，便無所付，今盡以相與。「牛生先取將錢千貫，買宅，置車馬，納僕妾，遂為富人。又以求名失路，復開第二封書，題云：」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。「牛生如言，詣張氏，獨止於一室，下廉而坐。有數少年上樓來，中有一人白衫，坐定，忽曰：」某本只有五百千，令請添至七百千，此外即力不及也。「一人又曰：」進士及第，何惜千緡？「牛生知其貨及第矣。及出揖之，白衫少年即主司之子。生曰：」某以千貫奉郎君，別有二百千，奉諸公酒食之費，不煩他議也。「少年許之，果登上第。歷任台省，後為河東節度副使。經一年，疾困，遂開第三封，題云：」可處置家事。「乃沐浴，修遺書，才訖而遂終焉。（出《會昌解頤錄》）

#### 韋齊休

韋齊休，擢進士第，累官至員外郎，為王璠浙西團練副使。太和八年，卒於潤州之官舍。三更後，將小斂，忽於西壁下大聲曰：「傳語娘子，且止哭，當有處分。」其妻大驚，仆地不蘇。齊休於衾下厲聲曰：「娘子今為鬼妻，聞鬼語，忽驚悸耶？」妻即起曰：「非為畏悸，但不合與君遽隔幽明。孤惶無所依怙，不意神識有知，忽通言語，不覺昏絕。誠俟明教，豈敢有違？」齊休曰：「死生之期，涉於真宰；夫婦之道，重在人倫。某與娘子，情義至深，他生亦未相舍。今某屍骸且在，足寬襟抱。家事大小，且須商量。不可空為兒女悲泣，使某幽冥間更憂妻孥也。夜來諸事，並自勞心。總無失脫，可助僕喜。」妻曰：「何也？」齊休曰：「昨日湖州庚巳寄買口錢，蒼惶之際，不免專心部署。今則一文不欠，亦足為慰。」良久語絕，即各營喪事。才曙，復聞呼：「適到張清家，近造得三間草堂。前屋舍自足，不煩勞他人，更借下處矣。」其夕，張清似夢中忽見齊休曰：「我昨日已死，先令買塋三畝地，可速支關佈置。」一一分明，張清悉依其命。及將歸，自擇發日。呼喚一如常時，婢僕將有私竊，無不發摘，隨事捶撻。及至京，便之塋所，張清准擬皆畢。十數日，向三更，忽呼其下曰：「速起，報堂前，蕭三郎來相看。可隨事具食，款待如法，妨他忙也。」二人語，歷歷可聽。蕭三郎者，即職方郎中蕭徹。是日卒於興化裡，其夕遂來。俄聞蕭呼歎曰：「死生之理，僕不敢恨。但有異者，僕數日前。因至少陵別墅，偶題一首詩。今思之，乃是生作鬼詩。」因吟曰：「新拘茅齋野潤東，鬆楸交影足悲風。人間歲月如流水，何事頻行此路中。」齊休亦悲咤曰：「足下此詩，蓋是自識。僕生前忝有科名，粗亦為人所知。死未數日，便有一無名小鬼贈一篇，殊為著鈍。然雖細思之，已是落他蕪境。」乃詠曰：「潤水濺濺流不絕，芳草綿綿野花發。自去自來人不知，黃昏惟有青山月。」蕭亦歎羨之曰：「韋四公死已多時，猶不甘此事。僕乃適來人也，遽為游岱之魂，何以堪處？」即聞相別而去。又數日，亭午間，呼曰：「裴二十一郎來慰，可具食，我自迎去。」其日，裴氏昆季果來。至啟夏門外，瘁然神聳，又素聞其事，遂不敢行弔而回。裴即長安縣令，名觀，齊休之妻兄也。其部曲子弟，動即罪責，不堪其懼。及今未已，不知竟如何之。（出《河東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